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的潜在剖面分析及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刘意¹, 李莉², 朱菲¹, 刘红妹³, 张睿莹¹, 刘丽华¹

摘要:目的 辨识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的潜在剖面,探究其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方法 2024 年 5—7 月,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社交猜疑量表中文版及简版生涯适应力量表对便利选取的湖南省 3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 610 名实习护生进行调查。采取潜在剖面分析识别社交猜疑的潜在剖面,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社交猜疑组别护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结果 实习护生的社交猜疑可分为低猜疑-高信任组(69.5%)、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24.9%)和中等猜疑-低信任组(5.6%)3 种潜在剖面。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朋友背叛史和实习满意度是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均 $P < 0.05$)。三组护生的生涯适应力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结论 实习护生的社交猜疑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且社交猜疑影响生涯适应力水平。建议根据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别社交猜疑实习护生实施干预,以期提升其生涯适应力。

关键词: 实习护生; 社交猜疑; 生涯适应力; 心理健康; 角色适应; 实习满意度; 朋友背叛; 护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 R47; G424.4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5.02.009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social suspiciousness among nursing intern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reer adaptability

Liu Yi, Li Li, Zhu Fei, Liu Hongmei, Zhang Ruiying, Liu Lihua, School of Nurs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latent profiles of social suspiciousness among nursing intern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reer adaptability. **Methods** From May to July 2024, a total of 610 nursing interns were conveniently selected from three tertiary grade A general hospitals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y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ocial Suspiciousness Scale, and the 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Short Form.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latent profiles of social suspiciousness,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levels of career adaptability among nursing interns in different social suspiciousness groups. **Results** The social suspiciousness of nursing intern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latent profiles: low suspiciousness-high trust group (69.5%), lower suspiciousness-high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group (24.9%), and moderate suspiciousness-low trust group (5.6%).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with frequent contact, the history of friend betrayal, and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tent profiles of social suspiciousness among nursing interns (all $P < 0.05$).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each subscale scor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nursing interns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re is considerable heterogeneity in the level of social suspiciousness among nursing interns, and social suspiciousness influences their career adaptabilit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terventions be implemented for distinct categories of nursing interns with social suspiciousness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career adaptability.

Keywords: nursing interns; social suspiciousness; career adaptability; mental health; role adaptation;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friend betrayal; nursing education

研究显示,约 70.9% 的护生存在心理问题,人际问题是主要原因^[1-2]。社交焦虑障碍是指在社交场合下,对负面评价或他人评价预期的担忧而产生的持续恐惧^[3]。护生社交焦虑障碍发生率高达 36.3%,其中一种亚型主要表现为社交猜疑、敌意或顺从^[3-4]。社交猜疑是指在社交情境中产生的猜疑,包括害怕被

拒绝、不信任他人、怀疑他人行为意图等^[5]。对实习护生而言,临床实践是关键转型阶段,其不仅面临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挑战,还需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6]。社交猜疑可能加剧个体的心理痛苦,降低其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并引发失眠、抑郁、物质滥用等心理问题^[7-9]。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实习护生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患者护理安全性造成威胁^[6]。生涯适应力是指个体在职业生涯中应对挑战和协调职业环境的能力^[10]。良好的生涯适应力有助于实习护生顺利完成从在校学生到临床护士的角色转变^[11],对其职业角色适应及未来职业发展有积极意义。研究表明,社交猜疑可能阻碍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12],但两者的关系尚未在实习护生群体得到验证。探讨

作者单位:1. 湖南师范大学护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13);2.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3. 长沙市第三医院

通信作者:刘丽华,llh1395@163.com

刘意,女,硕士在读,学生,liuyiyi1003@163.com

科研项目:2020 年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HNJG-2020-0172);湖南师范大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科学研究项目(2019yw05)

收稿:2024-08-08;修回:2024-10-08

社交猜疑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不仅为实习护生生涯适应力的提升提供新视角,也为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制订有效的干预措施奠定理论基础。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实习护生社交猜疑关注较少,其与生涯适应力之间关系的探索较为匮乏。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一种基于连续性变量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组别的统计方法^[13],能够准确识别人群内部的异质性。本研究采用 LPA 识别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的潜在剖面,探讨其影响因素,并分析社交猜疑潜在剖面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旨在为提高实习护生的生涯适应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4 年 5—7 月,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湖南省 3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实习护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实习时间 ≥ 1 个月;学制为全日制;护理专业在读大学生;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调查时因病假、外调等原因不在岗;患严重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于 2024 年 5 月方便抽取 30 名实习护生进行预调查,其社交猜疑总分的标准差(σ)为 0.51。根据横断面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14], $\mu_{a/2} = 1.96$,容许误差 δ 取 0.05,计算需要样本量为 400,考虑到 15% 的无效问卷,则样本量至少为 471。实际纳入 610 名实习护生,年龄 16~29(20.26 ± 1.22)岁;男 70 名,女 540 名;大专学历 442 名,本科 159 名,硕士 9 名;家庭人均月收入 $< 3\,000$ 元 178 名,3 000~6 000 元 348 名, $> 6\,000$ 元 84 名。本研究已通过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2024-418)。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课题组基于有关文献^[15-16]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校园暴力受害史(指校园内遭受身体攻击、言语冒犯、社交孤立或人际关系伤害,如被恶意推倒、嘲笑、排斥和挑拨离间等)、朋友背叛史(指遭遇朋友对友谊信任的破坏,如遭受欺骗等)、实习中与临床教师关系和实习满意度。

1.2.2 社交猜疑量表(Social Suspiciousness Scale, SSS) 采用张爽等^[17]汉化的量表,可用于评估大学生、社区居民和社交焦虑者在社交情境中的猜疑、愤怒和敌意。该单维度量表共 18 个条目,采用 0(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级计分,总分为各条目平均分,总分 0~4 分,分值越高表明社交猜疑程度越严重。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5。

1.2.3 简版生涯适应力量表(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Short Form, CAAS-SF) 用于评估个体的生涯适应力,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8-19]。量表共 12 个条目,含有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和生涯自信 4 个维度。采用 1(不强)~5(非常强)级计分,总分 12~60 分,分值越高代表被评者的生涯

适应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5。

1.3 资料收集方法 使用问卷星平台收集资料。在征得 3 所医院负责人同意后,由其发布问卷链接至院内实习生群。设置所有题目为必答题、限制 1 个 IP 仅能提交 1 份答卷。研究者通过线上会议介绍调查目的和意义,取得护生本人的知情同意,详细介绍问卷填写注意事项。共回收 621 份问卷,剔除问卷填写 ≤ 2 min、答案存在明显错误或规律作答的问卷 11 份,回收有效问卷 610 份,有效回收率 98.2%。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Mplus 8.3 及 SPSS2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第 1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1.68%,表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LPA 的拟合指标包括对数似然函数值(LL)、赤池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及样本校正的贝叶斯信息准则(aBIC),LL 越大且 AIC、BIC、aBIC 越低,代表模型拟合越好;熵(Entropy)范围为 0~1,当 Entropy > 0.8 表明模型分类精确性 $> 90\%$;Bootstrap 似然比检验(BL-RT),当 $P < 0.05$ 表明 k 类模型优于 $k-1$ 类^[20]。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分析不同社交猜疑组别实习护生的人口学差异,采取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社交猜疑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社交猜疑组别实习护生的生涯适应力。事后检验采取 LSD。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情况及分类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评分为 0.33(0.11, 0.72)分,以其各条目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结果见表 1。LL 绝对值、AIC、BIC、aBIC 随类别数目增加而降低,降低程度在拟合 3 类别模型后明显减少,说明模型 3 拟合程度较好。模型 3 的 Entropy > 0.9 ,且 BLRT(P) < 0.05 。BLRT 是基于似然比的最佳指标^[21]。此外,模型 3 的最小类别比例(5.6%) $> 5\%$ 。综合上述分析及模型分类的实际意义,选取模型 3 为最佳模型。第 1 组实习护生 424 人(69.5%),其社交猜疑各条目得分均值接近最小值 0,反映该组护生对他人的信任感高,命名为低猜疑-高信任组;第 2 组实习护生 152 人(24.9%),各条目得分均值低于条目中间值 2,且条目 7“我要避免被别人谈论”得分最高,显示该组护生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倾向于避免成为他人讨论的对象,命名为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第 3 组实习护生 34 人(5.6%),各条目得分均值在条目中间值 2 的周围波动,且条目 6“把我的秘密托付给别人是很困难的”得分最高,表明该组护生对他人的信任感较低,命名为中等猜疑-低信任组。低猜疑-高信任组、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中等猜疑-低信任

组的社交猜疑总分分别为 0.17(0.06,0.39)分、0.89 (0.72,1.06)分、1.78(1.50,2.11)分,三组评分比较,

表 1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标

Model	LL	AIC	BIC	aBIC	Entropy	BLRT(<i>P</i>)	类别比例
1	−11 917.362	23 906.723	24 065.608	23 951.316			
2	−10 221.931	20 553.863	20 796.603	20 621.990	0.980	<0.001	0.813/0.187
3	−9 676.194	19 500.388	19 826.984	19 592.050	0.962	<0.001	0.249/0.695/0.056
4	−9 446.574	19 079.148	19 489.600	19 194.345	0.972	<0.001	0.013/0.041/0.248/0.698
5	−9 178.850	18 581.699	19 076.007	18 720.431	0.949	<0.001	0.259/0.590/0.044/0.074/0.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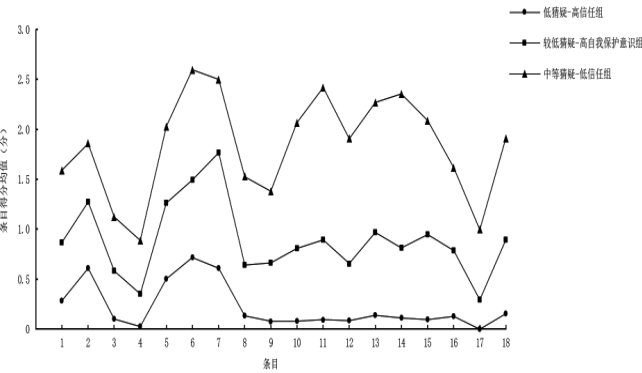


图 1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的 3 个潜在剖面

2.2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

2.2.1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潜在剖面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 2。

表 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比较

项目	人数	低猜疑-高信任组 (<i>n</i> =424)	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 (<i>n</i> =152)	中等猜疑-低信任组 (<i>n</i> =34)	χ^2	<i>P</i>
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个)						<0.001*
0	19	9	6	4		
1	72	47	21	4		
2	195	121	65	9		
≥3	324	247	60	17		
校园暴力受害史					13.886	<0.001
无	526	377	126	23		
有	84	47	26	11		
朋友背叛史					26.496	<0.001
无	415	314	87	14		
有	195	110	65	20		
实习中与临床教师关系						<0.001*
很融洽	413	308	87	18		
大部分较融洽	194	115	64	15		
有些不融洽	3	1	1	1		
实习满意度						<0.001*
不满意	7	4	2	1		
较不满意	13	4	4	5		
比较满意	332	216	97	19		
满意	258	200	49	9		

注：* 为 Fisher 确切概率法。

2.2.2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潜在剖面的多因素分析

以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组别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

$Hc=387.511,P<0.001$ 。见图 1。

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低猜疑-高信任组、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中等猜疑-低信任组分别赋值为 1、2、3,以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为参考。结果发现,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0 个=1,1 个=2,2 个=3,≥3 个=4)、朋友背叛史(无=0,有=1)、实习满意度(不满意=1,较不满意=2,比较满意=3,满意=4)是实习护生不同社交猜疑组别的影响因素(均 $P<0.05$),见表 3。

2.3 不同社交猜疑组别的实习护生生涯适应力评分比较 见表 4。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存在 3 种潜在剖面 本研究基于 LPA 识别出实习护生社交猜疑具有 3 个潜在剖面,证实其存在明显异质性。①低猜疑-高信任组占比最大,达 69.5%。表明大部分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水平较低。然而,张爽等^[17]研究显示,大学生社交猜疑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这可能与护理院校重视护生人际沟通课程有关。得益于该课程的实施,实习护生通常具备一定沟通能力^[22]。护理学是一门与人打交道的学科,故降低实习护生社交猜疑至关重要。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继续强化实习护生的沟通能力,以保持其低水平的社交猜疑。②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占比 24.9%,该类护生关注自身形象,不愿受到负面评价。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给予这类护生积极反馈和支持,并引导其正视他人评价,帮助其平衡自我保护与社会互动。③中等猜疑-低信任组占比 5.6%,这类护生对他人警惕性较强,而其中 32.4%的护生曾经历校园暴力,是值得重视的因素。研究显示,欺凌经历会增加个体痛苦、降低归属感,并引发严重心理困扰而加重社交猜疑^[23]。社交猜疑可能对实习护生的心理健康和患者护理安全性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护理队伍流失率增加^[24]。因此,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重点关注此类人群。通过社交猜疑评估,尽早识别中等或高水平社交猜疑的护生并采取干预措施。

3.2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

3.2.1 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是社交猜疑的保护因素

本研究发现,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仅为 2 个的实习

护生进入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的概率更高,而 ≥ 3 个好友的护生进入低猜疑-高信任组的概率更高。表明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负向影响社交猜疑,与Chen等^[15]对青少年的研究结果相似。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中60.5%的护生经常联系的好友数为2个及以下,反映其同伴支持水平较低。同伴支持是护生较易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学业成功和职业持续性有积极意义^[24]。研究表明,社交猜疑可能源于负面经历和焦虑。而同伴支持有助于规避社交猜疑产

生,因为其提供的物质和情感资源可能缓冲护生实习期间的焦虑与负性事件的影响^[16]。此外,同伴支持可能会促进护生适应临床环境,如重新评估压力源、调整对他人意图的负面信念,从而减少猜疑^[16]。相反,缺乏同伴支持的实习护生在角色转换和人际挑战中容易感到焦虑,且倾向于消极应对,这易引发对他人意图的负面推定,进而加剧社交猜疑。因此,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重视构建和促进护生的同伴社会支持网络,以预防或降低社交猜疑。

表 3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潜在剖面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项目	参照	低猜疑-高信任组 vs. 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				中等猜疑-低信任组 vs. 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			
		β	OR	95%CI	P	β	OR	95%CI	P
常量		0.548			0.711	0.733			0.674
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2个)	≥ 3 个	-0.705	0.494	0.323~0.755	0.001	-0.945	0.389	0.151~1.000	0.050
朋友背叛史(无)	有	0.603	1.828	1.207~2.768	0.004	-0.574	0.563	0.245~1.293	0.176
实习满意度(较不满意)	满意	-0.950	0.387	0.087~1.718	0.212	1.928	6.878	1.302~36.331	0.023

表 4 不同社交猜疑组别的实习护生生涯适应力评分比较

组别	人数	总分	生涯关注	生涯控制	生涯好奇	生涯自信
低猜疑-高信任组	424	44.37±6.88	10.19±2.07	11.08±1.90	11.31±1.89	11.79±1.95
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	152	42.31±7.76	9.58±2.32	10.59±2.29	10.89±2.15	11.25±2.12
中等猜疑-低信任组	34	38.00±8.25	8.38±2.65	9.38±2.15	9.82±2.46	10.41±2.39
F		15.149	13.727	13.046	10.121	10.006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三组两两比较,均 $P<0.05$ 。

3.2.2 朋友背叛史是社交猜疑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无朋友背叛史的实习护生更可能归入低猜疑-高信任组,而有朋友背叛史的护生更可能属于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表明朋友背叛经历会促进社交猜疑产生,与Liu等^[25]对青少年的研究结果相似。低猜疑-高信任组中74.1%的护生无朋友背叛史,反映其积极的友谊质量,包括相互陪伴与支持、亲密沟通及对彼此价值的认同^[26]。这可能增强护生的社交能力,使其在临床环境中待人友善、乐于合作^[27]。相比之下,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中42.8%的护生有朋友背叛史。该同伴伤害经历可能强化护生对被同龄人拒绝和不喜欢的信念,引发对他人拒绝的恐惧^[26]。另外,护生在内化该经历后可能出现认知偏差。尽管他人并无敌意,但其仍将生活中的事件解读为敌对。为避免再次受伤,护生可能会回避社交或减少互动^[28]。基于此,建议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对护生进行同伴伤害经历筛查,包括朋友背叛、尖酸刻薄的言辞及身体殴打等^[26]。对经历过同伴伤害的护生,制订的干预措施应着重于认知调整和社交技能的培养。

3.2.3 实习较不满意是社交猜疑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实习较不满意的护生归入中等猜疑-低信任组的概率较大。护生的实习满意度主要受压力和对临

床教师满意度的影响^[24]。在临床实践中,护生面临人际冲突、繁重的工作负荷及专业技能不足等压力,并可能遭遇临床教师的不尊重和侮辱性言语^[6,29]。这些压力源不仅可能会加深护生对他人行为意图的疑虑,还易导致归因风格偏差^[16]。归因风格是指个体解释事件或他人行为的认知倾向,如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不良意图。这会对护生的职业态度、职业角色适应产生消极影响^[30]。因此为提高护生实习满意度并降低社交猜疑,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在实习前提供系统的压力管理培训,并在实习期定期评估护生的压力,对压力较高者及时实施情绪释放疗法、情绪智力干预等有效措施^[24];其次,临床教师的选拔与考核标准应将教师道德素养及护生反馈意见作为重要指标,并加强临床教师的教学培训,提升其临床指导能力;此外,应开展归因培训,改善护生归因风格,促进其职业发展。

3.3 实习护生社交猜疑潜在剖面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实习护生社交猜疑程度显著影响其生涯适应力。低猜疑-高信任组实习护生的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最高,而中等猜疑-低信任组最低,说明社交猜疑对生涯适应力有负面影响,支持赵信民等^[12]的研究发现。社交猜疑是一种不合理信念,核心特点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倾向于推断他人敌

意^[17]。低社交猜疑程度的实习护生对复杂临床环境持积极认知,有助于建立和维系与临床教师、同学等的信任关系。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在护生人际需求得以满足时,内在动机随之增强。内在动机是源于对目标的内在兴趣、渴望等因素的动力。这有助于护生自我调整,适应临床环境和应对挑战,从而促进生涯适应力的发展^[31]。因此,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制订提高生涯适应力的干预措施,应侧重于激发实习护生内在动机,如移动和网络软件干预可以提供灵活的学习环境和即时反馈,有助于提升护生内在动机和生涯适应力^[32]。此外,针对不同社交猜疑组别护生的特点与需求,实施减轻社交猜疑的干预同样重要。如基于虚拟现实的线上正念冥想^[33]能够提升护生的积极心理状态,使其以开放态度面对猜疑信念,并积极应对工作挑战,从而增强生涯适应力。

4 结论

实习护生的社交猜疑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分为低猜疑-高信任组、较低猜疑-高自我保护意识组和中等猜疑-低信任组 3 个潜在剖面。经常联系的好友数量、朋友背叛史、实习满意度是实习护生不同社交猜疑组别的影响因素。减轻实习护生的社交猜疑可能是提升其生涯适应力的有效途径。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根据不同社交猜疑组别实习护生的特点制订精准化干预措施,以提升其生涯适应力。但本研究仅调查湖南省部分实习护生,且横断面研究难以确定因果关系,故未来应扩大样本量,并在多地区开展纵向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 Salvarani V, Ardenghi S, Rampoldi G, et al.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st nursing student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J]. Nurse Educ Pract, 2020,44:102758.

[2] Kim Y H, Hur H. Interpersonal problems and depression in nursing student: moderating effects of online and offline social support[J]. J Korea Contents Assoc, 2020, 20(8):285-297.

[3] Chu Y, Zhang Y, Yang D, et al. Influence of family function on social anxiety among Chinese nursing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exithymia[J]. Nurs Open, 2023,10(3):1356-1366.

[4] Rietdijk J, Van Os J, De Graaf R, et al. Are social phobia and paranoia related, and which comes first? [J]. Psychosis, 2009,1(1):29-38.

[5] Linett A, Monforton J, MacKenzie M B, et al. The Social Suspiciousness Scale: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J]. J Psychopathol Behav Assess, 2019,41(2):280-293.

[6] Onieva-Zafra M D, Fernández-Muñoz J J, Fernández-Martínez E, et al. Anxiety, perceived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nursing students: a 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al, descriptive study[J]. BMC Med Educ, 2020, 20(1):370.

[7] Freeman D, Brugha T, Meltzer H, et al. Persecutory ideation and in-somnia: findings from the second British national survey of psychiatric morbidity [J]. Psychiatr Res, 2010,44(15):1021-1026.

[8] Birchwood M, Iqbal Z, Upthegrove R. Psychological pathways to depression in schizophrenia [J]. Eur Arch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05,255(3):202-212.

[9] Freeman D, McManus S, Brugha T, et al. Concomitants of paranoia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J]. Psychol Med, 2011,41(5):923936.

[10] Savickas M L, Porfeli E J. 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 construction, reliability, and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across 13 countries [J]. J Vocat Behav, 2012, 80(3):661673.

[11] İspir Ö, Elibol E, Sönmez B. Th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ntrepreneurship tendencies with career adapt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J]. Nurse Educ Today, 2019,79:41-47.

[12] 赵信民,徐蜥,邸嘉楠,等. 中文版社交猜疑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31(3):635-639,644.

[13] Spurk D, Hirschi A, Wang M, et al.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 review and “how to” guide of its application within voc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J]. J Vocat Behav, 2020, 120:103445-103445.

[14] 郑卫军,何凡. 现况调查的样本量计算方法 [J]. 预防医学, 2020,32(6):647-648.

[15] Chen J, Wang Q, Liang Y, et al. Comorbidity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anxiety in adolescents: bridge symptoms and peer relationships [J]. Soc Sci Med, 2023, 334:116195.

[16] Morosan L, De Almeida E R, Van der Tuin S, et al. The impact of daily social support o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daily negative events and daily suspiciousness across different clinical stages of psychosis [J]. Schizophr Res, 2024,270:76-84.

[17] 张爽,蔡旻旻,陈云祥,等. 社交猜疑量表测评大学生的效度和信度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3,37(3):254-258.

[18] Yu H, Dai Y, Guan X, et al. 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Short Form (CAAS-SF): validation across three different sampl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J]. J Career Assess, 2020,28(2):219-240.

[19] Zhao F, Li P, Chen S, et al. Career exploration and career decision self-efficacy in northwest Chinese pre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 volition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J]. Front Psychol, 2022, 12:729504.

[20] 温忠麟,谢晋艳,王惠惠. 潜在类别模型的原理、步骤及程序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41(1):1-15.

[21] Nylund K L, Asparouhov T, Muthén B O. Deciding on the number of classes in latent class analysi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study [J]. Struct Equ Modeling, 2007,14(4):535-569.

[22] 范彩云,赖丽君,杨静. 行动学习法在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教学的应用 [J]. 护理学杂志, 2020,35(2):85-87.

[15] Arica I E, Bostanci S, Kocyigit P, et al. Clinical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ingrown nails[J]. J Am Podiatr Med Assoc, 2019, 109(3): 201-206.

[16] de Jong G M, Plusjé L, van Putten S. Guideline ‘Ingrown toenails’[J]. Ned Tijdschr Geneesk, 2020, 164: D5426.

[17] Heidelbaugh J J, Lee H. Management of the ingrown toenail[J]. Am Fam Physician, 2009, 79(4): 303-308.

[18] Pan X F, Wang L, Pan A. Epidemiology and determinants of obesity in China[J].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1, 9(6): 373-392.

[19] Choo Z N, Lipner S R. Onychogryphosis is associated with dermatologic and vascular disease: a case-control study of the all of US research program[J]. Skin Appendage Disord, 2023, 9(4): 252-257.

[20] Gupta A K, Venkataraman M, Talukder M. Onychomycosis in older adults: prevalenc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J]. Drugs Aging, 2022, 39(3): 191-198.

[21] Litaïem N, Mnif E, Zeglaoui F. Dermoscopy of onychomycosis: a systematic review[J]. Dermatol Pract Concept, 2023, 13(1): e2023072.

[22] Pawlik P, Zaroda P, Dada P, et al. Onychocryptosis: a review of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classification, complications and effective therapeutic strategies[J]. J Educ Health Sport, 2024, 55: 199-216.

[23] Yesudian P D, Nwabudike L C, de Berker D. Nail changes in diabetes[J]. Clin Exp Dermatol, 2022, 47(1): 9-15.

[24] Mayeaux E J, Carter C, Murphy T E. Ingrown toenail management[J]. American Family Physician, 2019, 100(3): 158-164.

[25] Lee D K, Lipner S R. Optim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ommon nail disorders[J]. Ann Med, 2022, 54(1): 694-712.

[26] 吴辽芳, 胡婷, 李映兰, 等. 回授法用于住院糖尿病患者低血糖防治及药物知识教育[J]. 护理学杂志, 2019, 34(8): 85-88.

[27] Hamad M N, Ravella K C, Lipman M D, et al. Local and systemic nail plate abnormalities: a clinical review[J]. J Hand Surg, 2023, 48(9): 931-940.

[28] 白姣姣. 《糖尿病患者甲病护理的专家共识》要点解读[J]. 上海护理, 2021, 21(10): 1-3.

[29] Francavilla V, Secolo G, D’Armetta M, et al. Onychocryptos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clinical aspects, inflammation treatment and pain management using ozoile as a hydrogel and cream formulation[J]. Eur J Transl Myol, 2024, 34(2): 12487.

[30] Rauch C, Cherkaoui-Rbati M. Physics of nail conditions: why do ingrown nails always happen in the big toes? [J]. Phys Biol, 2014, 11(6): 066004.

[31] Schaper N C, van Netten J J, Apelqvist J, et al. Practical guidelin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abetes-related foot disease (IWGDF 2023 update) [J]. Diabetes Metab Res Rev, 2023: e3657.

(本文编辑 韩燕红)

(上接第 13 页)

[23] Boulton M J. Associations between adults recalled childhoo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urrent social anxiety, coping, and self-blame: evidence for moderation and indirect effects[J]. Anxiety Stress Coping, 2013, 26(3): 270-292.

[24] Shnaider N, Warshawski S. The role of perceived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in nursing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initial clinical placemen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Nurse Educ Pract, 2024, 78: 104005.

[25] Liu X, Qian W, Liang P,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ith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affect intensity[J]. Psychol Health Med, 2022, 27(3): 663-675.

[26] Chiu K, Clark D M, Leigh E. Prospec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peer functioning and social anxiety in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Affect Disord, 2021, 279: 650-661.

[27] Gallardo L O, Barrasa A, Guevara-Viejo F.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cross early and midadolescence[J]. Soc Behav Pers, 2016, 44(10): 1637-1648.

[28] Wu L, Zhang D, Cheng G, et al. Bullying and social anxiety in Chinese children: moderating roles of trait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uzhi[J]. Child Abuse Negl, 2018, 76: 204-215.

[29] Birks M, Cant R P, Budden L M, et al. Uncovering degrees of workplace bullying: a comparison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experiences during clinical placement in Australia and the UK[J]. Nurse Educ Pract, 2017, 25: 14-21.

[30] Li Y, Dong W, Tang H, et al.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s on Chinese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ausal attribution and self-efficacy [J]. Front Psychol, 2023, 14: 1167660.

[31] Chuang Y T, Huang T H, Lin S Y, et al. The influence of motivation,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failure on the career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moderated by meaning in life[J]. Front Psychol, 2022, 13: 958334.

[32] Aksoy Derya Y, Ibici Akça E, Özşahin Z, et al.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to clinical teaching: the impact of mobile and web-based software automation designed for midwifery students on motivation, time management and anxiety levels[J]. Midwifery, 2022, 106: 103248.

[33] McDonald H, Valmaggia L, Antonova E, et al. Taking the edge off: a feasibilit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n online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to reduce suspiciousness/paranoia in high positive schizotypy[J]. Front Psychol, 2024, 15: 1380077.

(本文编辑 韩燕红)